



## 祈盼一场雪为大地作画

□ 张修东

枯草朽叶被寒风追赶着，绿绿的麦苗趁着暖阳照耀伸伸懒腰，挺直了身躯，祈盼着雪的覆盖。

静等一场雪，把整个世界装扮得白茫茫一片，像那意念中的鸿蒙时代，万物休眠，却生机暗藏，存贮希望。

雪，不会因为枯草朽叶的哀求而放慢脚步，也不会因为我的喜爱而提前到达，时令到了，自然会纷纷扬扬，挥毫泼墨，为大地作画。

诗人仓央嘉措说：我问佛，为什么每次下雪，都是我不在意的夜晚；佛说，不经意的时候，人们总会错过很多真正的美丽。我记忆中的雪，真的大都避开了人流车流的熙攘，在万物静寂之时

从天而降。

读初中时，炭火的温暖，延迟了我的起床时间，明知还有七八里路要赶，还是眯缝着双眼，无奈地穿上棉衣，草草扒拉几口早饭出门，推开门的一刹那，我和母亲都惊呆了。晚上只听得寒风一个劲地敲击门窗，扰动天井里的玉米秸秆，却不曾想是在暗示雪的到来。目之所及，统统敷了一层面膜，炭火池仍旧凹入地面，怕冷的样子，梧桐树枝上逗留的雪，已经有两指厚。

那些年的雪，真大！真厚！出得大门，行进在低洼不平的路上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村里的红砖墙、黑瓦房，一律变成了一幅白屋。场院里的秸秆垛、豆秸垛，被大雪涂抹了一层白色的粉

笔末。

再看广袤的麦地，雪，已经将它们覆盖得严严实实，像是一夜之间为它们制作了一床无限大的棉被，严丝合缝，不露锋芒。

雪，为大地作画，单纯干净的白色，是世界上最美的颜色。雪，有的只是矜持，铺洒完了，就收场。

参加工作那几年的冬天，没少遭遇风雪天。雪，不能理解行者的艰苦，风助雪势，直扑脸面，即使捂着口罩，戴着棉帽，也不曾抵挡住它的强势来袭。风雪夜中的赶路人，肩头的雪花融化了，新的雪花又执意附上肩头。推着自行车艰难行进，本来十几分钟的路程，半小时还到不了。

最得意时，还是周末，

要是赶上大雪，那真是相见恨晚。我和女儿侄儿侄女们，一块奔赴社区北面一块还算辽阔的麦地，打雪仗，堆雪人，之后，便让孩子们学着诗人的样子，背起小手，看雪从天而降，赏雪花纷飞。女儿说，我也想在大地地上作画，去写最新最美的文字，去写最打动人的诗行。我点头称是，依旧在厚厚的雪地上写着只有我能看懂的字母符号……面对纯洁的白雪，每个人都有对当下的祝福、对未来的畅想。

站在高楼上，看雪花纷飞，翩翩起舞，似写下的诗行。雪，也在看我，看我这个在窗前执着赏读一幅画的人。我们相视，传递起新年的祝福。

## 山村里的文学之光

□ 孙永庆

说到桃花岛，会想起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桃花岛，想起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桃花岛，世外桃源般的境界，如桃花般艳丽的黄蓉，留在了几代人的记忆里，这就是文学艺术作品的魅力。那你还记得《闪闪的红星》吗？曾经，“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”的歌声响彻全国各地街头巷尾；现在，“红星闪闪”的歌声也回响在桃花岛。金庸的桃花岛是虚构出来的，我要说的桃花岛，是真实存在的沂源县鲁村镇桃花岛。金庸如梦如幻的桃花岛，真的来到了人间。

《闪闪的红星》的作者，是李心田先生。他的文学纪念馆就建在桃花岛畔的龙子峪村，李心田文学馆的馆名是作家张炜先生题写的。说到李心田和张炜，让我想起一件事。若干年前和云南作家郑千山晤谈，在他所知的山东作家里，他最敬佩的就是李心田和张炜。张炜的勤奋和执着，深深地感染了郑千山。他认为，张炜的长篇小说写得深和透，写出了胶

东农村文化的传承，虽然曾经遭到很大的冲击和破坏，但是文脉没有中断，就像《古船》里写的洼狸镇的百年历史，也有追问乡土中国救赎道路的隋抱朴。说到李心田，郑千山的解读也相当到位：李心田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红色作家，创作了小说《闪闪的红星》《两个小八路》等，这些红色作家真正成功转型的并不多。李心田的创作从意识深处回归到艺术的本真，凤凰涅槃，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

李心田文学馆由一座普通民居改造而成，具有典型的山乡建筑风格，又巧妙地进行了设计改造，庄重而不失典雅。文学馆分《闪闪的红星》主题馆和主馆两部分。主题馆展示了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、电影、动漫、电视连续剧等，还利用映山红和翠竹为设计元素，营造出了红军时期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场景；主馆展示了李心田先生的文学历程，有文字介绍，有各个时期的珍贵图片，有各种著作版本和手稿资料，还有珍贵书籍和书法

作品。在主馆一角，由其家人捐赠的书橱、写字台、椅子、沙发和文具等拼接出了李心田先生当年读书和写作的情景。

站在李心田文学馆的书架前，望着一排排书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伊莎贝尔·科赛特执导的电影《书店》，电影根据佩内洛普·菲茨杰拉德的同名小说改编。二战后的英国小镇哈伯勒，家家户户为生计所累，精神生活贫乏，全镇没有书店之类的场所。书店给主人公弗洛伦斯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浪漫故事，她对书店情有独钟，在这个偏远的海滨小镇，盘下一间简陋的老屋，开起了没有多少盈利的小书店。她倾尽所有为小镇人提供源源不断的好书，而在此之前，小镇上还没有多少人接触过文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阅读成为居民们的生活日常，文学润泽着居民们的心灵世界，小镇也因为书店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。这就是文学的力量，这就是阅读的力量。桃花岛上文学馆和艺术馆里的书香也会弥漫到田园，书香也能开启

人们的心智，让阅读成为乡村的一种生活。

山村里的文学馆，让我想起了学者梁漱溟先生，他曾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试验，他形象地说：“所以乡村建设，与其说是乡村建设，不如说是乡村生长，我们就是要乡村好像一棵活的树木，本身有生机有活气，能够吸收外面的养料，慢慢地从一株幼苗长成参天大树。”文学馆会为农村的振兴注入新鲜的血液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建设理念，正是梁漱溟先生理想的延续；会使农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转变，在意识深处慢慢蓄养文学艺术之精神，使乡村的文脉源远流长。

在桃花盛开的季节，带一卷诗书，在桃花醉人的馨香里吟咏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，有蕢其实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是何等的惬意。在飘浮的花瓣雨中，漫步在文学馆，又是何等的浪漫。花香伴着书香，这该是最好的去处了。

## 舌尖上的味道

□ 舒一耕

舌尖上的味道总能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。

我住在小城的老旧小区里，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。每次下班回家，总能闻到空气中飘荡着浓浓的烟火气息，或是有人做水饺了，或是有人煎茄盒了，或是有人煎青鱼了，或是有人擀杂面了，这些熟稔的家常饭菜的味道，总能进入我的嗅觉，引起我的好感，勾引起我的食欲。

有一天，我竟闻到了葱花肉炆锅的味道，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味道。那时，感冒了或身体不舒服，母亲就会给我开小灶，用葱花肉炆锅给我做面疙瘩吃，这是那时大人们很难享受到的待遇。

人到中年，都有些怀旧情结。记得小时候有一年过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学校组织师生步行二十多里到城里看电影，去新华书店买书。那天下了小雨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买了一个馒头和两分钱的辣疙瘩咸菜，我们几个同学在城里的一个屋檐下吃着馒头就辣疙瘩咸菜，一边看着檐下淅淅沥沥的滴水，觉得馒头就咸菜的味道特别香。如今多少年过去了，馒头就咸菜我也吃过多次，唯一那次我觉得是最香的一次，就像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马塞尔·普鲁斯特对那种睡觉前吃的玛德莱娜小蛋糕念念不忘一样。

小时候，我对面包情有独钟，只是条件所限很少吃到。那棕红色表皮和像海绵的鼓鼓的形状，那带着曲味的醇香，总是能勾引起我的食欲。小时候放学一到家，肚子就饿了，到厨房拿起一个凉馒头就啃，也不用吃咸菜，吃完就到外面和小伙伴们疯玩。现在想想，那种白面馒头的味道真是香，现在再也体会不到那种简单而又鲜美的味道了，就像匆匆而过的青涩少年时代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位中学老师跟随工作组在我家蹲点，他就很喜欢吃我母亲做的渣豆腐。那时的渣豆腐只是用萝卜苗子剁碎掺上豆子，加水放盐放到锅里煮熟而已，他却对这样的食物念念不忘，以至于我上了初中做了他的学生以后，他还经常向我提及，他说我母亲做的渣豆腐是如何如何好吃……

母亲蒸馒头，放上自制的酵母发酵的时候，经常由于发酵的时间过长，而又不愿放碱中和，蒸出来的馒头就有点酸，没想到一个亲戚来我们家，吃过母亲蒸的这种酸馒头后，直夸好吃。

有人喜欢柠檬的味道，有人喜欢臭豆腐的味道，有人喜欢虾酱的味道，还有人喜欢榴莲的味道，正是这些不同，才使得舌尖上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彩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